

《沉默》

■读后

◎ 包倬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阿探

包倬无疑是富于生态意识的小说家，他长于以自然生态寂静之声的营建，去消解去对冲来自现代城市文明的种种喧嚣。中篇小说《沉默》（《山花》2023年第7期；《小说选刊》2023年第10期；《小说月报》大字版2023年第10期）是洞穿百年家族历史的一种觉悟至境孤独的构建，亦是至慧者对现代文明演进失衡性的一种无声对抗。包倬虚构了一种“世界之外世界”的流变动影，而这种颇具时间弹性纵深展开中，擎起的恰恰是对现实世界时代性某种准性的浓缩及寓言，或许这正是社会演进的某种同一性所在。



阿隆索何以突然“沉默”？他的貌似意外的失语意味着什么？十二岁对于少年阿隆索来说，是开悟或通天眼的年纪。或许他是在书写家谱的过程中洞察了历史发展的残酷真相，所以他厌倦了自以为是的父亲的人生设计，因此他选择了精神性对抗——沉默。或许这正是他保持内心纯粹性的最好选择，他的“失语”意味着对人之物性追求的放弃，即便如此，他还是以他超乎常人的禀赋为父母创造了令人惊异的名利。从小说的具象层面体察，或许确实如此，如果从文本内质抽象层面去探究，或许“沉默”就是人之存在的真实孤独的写照，或许亦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种质疑。阿隆索总是夜半出去与鸟兽争鸣、对话，昭示着他崇尚天道自然，人之本真，这本身就是对过度物化生活的夺路而出。甚至在阿尼卡家族历史发展及现在进行中，能够明确感知父亲的鄙陋性孤独，能明确感知这个家族难以走出的怪圈，对于整个家族而言，何尝不是鄙陋的“百年孤独”？

小说以灵性和谐之美的生态叙事开篇，以布谷鸟之辽远的叫声开启了阿尼卡家族叙事。阿尼卡在“我”与哥哥阿隆索心中是清澈灵动的，即便“这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即便有自以为成功者的父亲的时时鞭策与无限期望。阿隆索从书写家谱中从家族历史中获得了生命本质意义的孤独，历史从来不会遵从人美好的愿望发生与发展，无论是先祖阿德鲁怀抱正义、勇者无惧，阿俄吉胆大艺高、心怀悲悯也罢，还是爷爷阿拉络笑泯恩仇、激流勇退也好，他们不是死于非命就是不知所终。或许阿隆索从先辈的悲剧中对人心人性产生了的警惕，他以沉默对抗着阿尼卡时代进行时的光怪陆离。阿隆索的沉默颠覆了父亲的梦想，他

从一个异类到被众人遗忘，“我”成为父亲心目中家族的未来。他烧毁了书包，选择了背离文明的道路，选择了晚上去亲近自然之声。他无师自通地编制着各种竹子器物，更是编制着独属的自己，他更是自通木匠石匠，熟悉鸟兽之语，他用竹子、木头、石头构建着属于自己的世界。“我”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像哥哥一样沉默干活，执着于对世界发声，走向了沉默的极端对立面。阿隆索不断的创造挤压了“我”的生命空间，“我”顿生离开阿尼卡之心。即便阿隆索能够不断地创造财富，竟然依旧没有女孩与他结亲，他已经被众人从内心罢黜，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相对于哥哥的不断成功，“我”依旧是不断的挫败，十八岁终于去了新疆。分别之夜，“我”跟随着阿隆索抵达先祖历史里狮子洞，看到了哥哥创造的阿尼卡家族的和谐。洞的另一边，是阿隆索为爷爷阿拉络营造的墓地。这无疑是他所创造及所拥有的世界，在这里他是开心的，不论在这里还是在众人所置身的阿尼卡，他都是无所欲求的。

尽管“我”对父亲的人生安排一再回绝，但阿隆索的世界并不是“我”所期望的世界，“我”远赴新疆，忘却了哥哥的存在。多年后父亲在磨坊里发现了装哑的阿隆索与真哑巴萧声声的私情，警惕于阿隆索未来对父母的抛弃，他萌生了在县城开家具厂与石厂的计划。然而阿隆索却不再干活，甚至闭关三天，当着客人面将篾匠、木匠、石匠工具全部埋掉继续睡觉。暴怒的父亲，最终在阿隆索的沉默中败阵。阿隆索给父母留下了他的创造，与萧声声选择了消失，选择了远离这个被贪欲所吞噬的阿尼卡。或许在失语的世界里，他们的心灵才能永葆纯粹。沉默的阿隆索或许与贾宝玉在精神上是同质的纯澈，他不停歇的劳作，就是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如同贾宝玉求取功名是还愿于父母。当父亲的雄伟计划让其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时，他选择了逃离，如同贾宝玉最终出家。他从父亲不断膨胀的物欲笼罩下出逃了，这种最终的结果，如同他神奇般成为技艺绝高篾匠、木匠、石匠一样。其实一切早已注定，他不再干活赖床不起，就如同1993年三月二十日早晨不起床一样。

生命真实而本质的意义就是孤独，阿尼卡家族百年来的折腾本质上也是百年孤独的累积。毋宁说从先祖到父亲的不断折腾，到“我”的最终逃离，是阿尼卡家族生生不息生命不安分不甘寂寞的躁动，不如说是阿尼卡家族乃至社会演进史的整体性孤独；毋宁说小说是阿尼卡家族乃至社会演进史的整体性孤独，不如说是人类对天道自然的不断背离与侵袭。于是，对于不断前进的时代及社会，生命依旧是无能为力的恒性孤独，依旧只能报以“沉默”，如同小说结尾母亲寄希望于“我”时，“我”惟有沉默。

站在人类现代文明反思的立场上，人们是否需要葆有一片生态自然空间，葆有一片宁静，是否考虑可以不被物欲所绑架？阿隆索逃离如同他的失语，他以最大的努力做了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即便他与哑女萧声声离开阿尼卡，也不会远离自然生态。他们的生命存在，就是从现代文明失衡状态的抽离，是对天道自然的重返。

鄂温克族的百年传奇

《额尔古纳河右岸》

■闲读

◎ 迟子建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孟志

在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面对命运，他们会殊死抗争，面对民族的衰落，却又无可奈何。然而，几代人的爱恨情仇，血脉相承的独特民风，这是一部鄂温克族百年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迟子建在书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文中用细腻动人笔触刻画了发生在鄂温克族的百年岁月。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便是对“清晨”的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

驯鹿是鄂温克族的灵物，它带给了族人生存的资源 and 生存的勇气。主人公姐姐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的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

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意象，为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

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书中处处流淌着生命光辉和人生哲理，“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心和眼睛明亮呢？”在主人公

的意识和文化观念中，自然界的每个事物都是富有生命和象征，无论是风、雪、驯鹿、星空、火，甚至是向阳的山坡，都可以孕育出新的生命和希望。“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足迹，非一个民族能够与之抗争，鄂温克族人面对现代社会充满了纠结和不安，也代表着世界上所有土著民族的困境和抉择。

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与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密切相关。这种魔幻色彩则着重体现在虔诚、悲悯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

鄂温克族虔诚地相信万物皆是神，对生灵尤其是树木和驯鹿“玛鲁王”怀着崇高的敬畏；每个部落又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妮浩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迟子建以魔幻的方法叙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体现了其部族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萨满们以神赋予自己独有的超能力来保护着族人们，而自己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小说在为其唱颂歌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自身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悲悯情怀。

列夫·托尔斯泰曾道“我们平等的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相互尊重。”鄂温克族在百年光阴里握紧了自然的手，和它一起去感受变化、感受疼痛。

小说中所宣扬的“平等”不再只是“人人平等”，而是“众生平等”，它们都基于对天地和谐的期望，都是对精神灵魂归属的寻求。

于是，“平等”让所有的渺小成为不渺小，让所有的平凡成为不平凡，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百年风雨是多么富有传奇色彩。